



李清照将自己毕生所吟结成《漱玉集》，而借助《金石录后序》，我们却能看到《漱玉集》之外的李清照。在词人的身份之外，她还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收藏家、鉴赏家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《漱玉集》之外的李清照

□孙葆元

李清照的身份是词人，人人皆知，但这只是她的文学身份，其实她还有一个收藏家、鉴赏家的身份，并不是因为她晚年为丈夫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写了一篇后序就成了金石家，综观她的一生，曾携手赵明诚为金石、丰碑、大碣、书卷的考释做出过贡献，词作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。赵明诚在每件收藏品后面都写有一个跋，记述这件藏品的所得、残缺、补遗，看似“赵侯”所撰，实则背后也有李清照的见解。宋人洪适评价《金石录》说：“赵君之书，证据见谓精博。”只说了其一。宋人陈振孙说“明诚，宰相挺之之子，其妻易安居士为作《后序》，颇可观”，就把李清照的协助说得明白无误。

赵明诚酷爱金石是受他父亲赵挺之的影响。北宋官员有收藏癖，考据金石者不在少数，金石学是宋时的显学。收录到《金石录》中的藏品，不少是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所藏。李清照十九岁嫁入赵家，一进门就迈进一个金石世家，从此融入了赵明诚的收藏生活。当时无论赵家还是李家，都生活贫俭，每到初一、十五，李清照便随着还在太学读书，请学假的赵明诚外出，抵押一些衣物，然后从中取五百钱，到相国寺古玩市场淘古董。《金石录后序》记载：“赵、李族寒，素贫俭。每朔望谒告出，质衣，取半千钱，步入相国寺，市碑文果实归。”这对青年夫妇的生活是拮据的，在拮据的生活中不失金石之志。金石学的基础是集藏，没有集藏就没有考释。李清照支持丈夫的事业，放弃了一般年轻少妇喜爱的美饰。她说，直到赵明诚在青州、淄州做了知州，家里有了俸入，日子依然节俭，她不穿艳丽的衣裙，不佩首饰，室内没有豪华的家具陈设，“始谋食去重肉，衣去重采，首无明珠、翠羽之饰，室无涂金、刺绣之具”（《金石录后序》）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、朴素无华的李清照，把生活资金全部投入金石事业中，还能说她只是一个单纯的词人吗？

李清照的这种生活，放到今天叫“淘宝”，但“淘宝”人追求更多的是古玩的经济价值，而真正的收藏家是对藏品进行考释和研究，在于探究历史的秘密。这是两种藏家的分野。李清照说，他们夫妇每得一书，“即同共勘校，整集签题”。如果得到书、画、彝、鼎，那就更高兴了，“摩挲舒卷”，并在赏玩的基础上“指摘疵病”，每夜必做这样的功课，时间以一根蜡烛燃尽为限，“夜尽一烛为率”。李清照把时间和精力悉数投入到金石事业中，而填词未必是其生活的主流。

李清照记述了这样一个生活细节：她生性强记，过目不忘，就和丈夫打赌猜书，胜负是一盏刚沏好的茶水，谁赢了谁先喝第一口。每晚饭后，坐在室内，就做这个游戏。猜的书是从古董市场淘回的珍本，已经堆积如山，他们就猜某一件事在某书、某卷、第几页、第几行。谁胜谁负，她没有说，大概是赵明诚猜不过她，于是，那杯新茶总是被她抢在手里，他们乐得哈哈大笑，以至手里的茶水倾覆怀中，湿了衣襟，谁也没有喝成。

考据需要博闻强记，李清照具备这个能力，起码她是赵明诚的帮手，所以她家收来的珍本“纸扎精致，字画全整，冠于诸家”，这是收藏家整理的功课。他们既清贫

又富有，她说“虽处忧患困穷，而志不屈”，与丈夫一起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。

藏品多起来，就建书库，他们给自己居住和研究的家起名“归来堂”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名字，有陶渊明“归去来兮”的诗意，还有他们回归山东故乡的欣慰。尽管仅有夫妻二人，他们也给书库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，“如要讲读，即请钥上簿”，如果不小心将书污损了，“必惩戒完涂改”。通过这些收藏、鉴赏的细节，能够看出这对夫妇的治学精神。

任何收藏家都希望天长日久、藏品传世，但李清照夫妇的好日子没过多久，靖康之变就来了。那一年，赵明诚正在淄州太守任上，在青州家中的李清照听到京师被围困的消息，立刻忧虑起半生的家藏，她“四顾茫然，盈箱溢篋”，如何是好？国乱未休，又添家愁，恰其时赵明诚南下奔母丧，把一个偌大的家交给李清照照管。金军进攻的马蹄不以人的意志而遏止，攻取京师后，又向山东转移，眼看逼近青州，李清照必须避乱，但十余间的藏品，都是他们夫妇节衣缩食一件件淘来的，他们没有儿女，这些东西就像是他们的子嗣，全部带走是不可能的，带哪些？弃哪些？她说，“且恋恋，且怅怅，知其必不为己物矣！”于是，只选择少数最珍贵的带走，思量着余下的待来年再行运走。尽管是少数，仍然装了十五辆马车，这是逃难吗？简直是搬家！走到路上，传来消息，金军攻陷青州，她在那里的家被兵火所焚。顿时，她的心也仿佛被焚烧。

当李清照带着藏品见到丈夫，赵明诚没能和她协力保护这些珍藏，他接到调令，“被旨知湖州”。李清照记下了她与丈夫的第二次分别，赵明诚“始负担舍舟，坐岸上，葛衣岸巾，精神如虎，目光灿灿射人”，望着舟中的妻子，与其告别。李清照问他：如果再遭不测，这些东西怎么办？她没有想到个人安危，而是担心随身携带的珍藏。赵明诚回答说，如果万不得已，先丢辎重，次丢衣被，再丢书册卷轴，实在不行再丢古器，“独所谓宗器者，可自负抱，与身俱存亡。”说完，驰马而去。没想到这就是他们的永诀。

李清照用余生捍卫着他们夫妇的珍藏，她的奔走就是想给这些珍藏找个安稳的处所，奔波中她大病一场，在“仅存喘息”的时刻，想到赵明诚有一个妹夫镇守洪州，她拖着病体往洪州赶去，走到路上忽听洪州失守，妹夫一家下落不明。洪州不可去！又想到还有一个弟弟在台州，又掉头赴台州，还未到那里，就听说台州太守已弃城逃跑。台州亦不可去！她先后转道镇江、江宁、芜湖、池阳、越州、明州、奉化、嵊州、台州、黄岩、衢州、温州，最后落脚在杭州。随身所带，有的被贼人盗走，有的遗失，唯留她的诗稿和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。

直到绍兴二年（1132），四十九岁的李清照在杭州安顿下来，痛定思痛，写下《金石录后序》。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，她将《金石录》表上于朝，那一年《金石录》得以刊行。这部书是赵明诚和李清照的心血之作，更是他们的辛酸之作。

李清照在她的词里写了太多的愁，很多人读不懂她，认为那是闲愁、闺愁，其实那是她的希望破灭之愁，是国愁与家愁。在《漱玉集》之外，李清照还是一位有贡献的收藏家和鉴赏家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）

故事里的沂蒙

石桥伏击战：击毙日军少将吉川资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侵略者在沂蒙山区烧杀抢掠，犯下了滔天罪行。沂蒙人民同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。侵华日军将领吉川资被击毙于沂源县石桥镇，是山东八路军击毙的第二名将级日军高官，也是日军在侵华战场上毙命的最后一名将官。石桥伏击战也成了沂蒙抗战史上辉煌的战例之一。

据山东省档案馆馆藏“中共鲁中区党委档案”记载，1944年后，日军以更加大规模和更残酷的手段，在山东全省进行更加疯狂的掠夺和“扫荡”。1945年1月，吉川资任日军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团长。该部队驻扎在山东，屠杀平民，烧毁村庄，掠夺粮食，强征中国劳工从事劳役。

1945年5月，日军驻山东五十九师五十三、五十四旅团发动“秀岭一号作战”攻势，企图消灭在新泰、蒙阴一带山区活动的八路军部队，妄图控制鲁中山区。五十三旅团长正是吉川资，他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，疯狂进犯我抗日根据地。

鲁中军区得到情报，判明敌人企图，迅速进入备战，调集八路军战士严阵以待，欲打击侵犯日军。

5月1日开始，五十三旅团在旅团长吉川资指挥下，“扫荡”张店、博山和益都等山地一带的游击队，五十四旅团在旅团长长岛勤的指挥下，进行蒙阴、新泰等山地的“讨伐战”，两个旅团的日军准备在鲁村以南会师。

吉川资带领部队攻下没有一个人影的南麻悦庄以后，洋洋得意，决定加快前进速度，夺回石桥。吉川资哪知道，这是八路军专门给他设下的陷阱。

1945年5月6日，集结在沂水西北诸葛、东里店一带的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二团奉命返回鲁山根据地，准备在石桥一带伏击敌人。

5月7日凌晨，第三营侦察班在石桥以南3公里处发现敌人，三营营长刘佐决定利用石桥一带有利地形打一个伏击战。天亮前，八路军主力占领了可直接控制公路及河道的石桥北山345高地南坡和高地北坡，由一个排担任警戒，防敌迂回；同时，从全营挑选19名特等射手组成突击班，配置在阵地前沿，静待日军的到来。

7日拂晓，吉川资率几十个乘骑主力隐蔽地向石桥方向前进。当他们进入我军埋伏圈时，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，营长刘佐命令射手猛烈开火，一连串枪弹钻进日军骑兵群，继而是两挺重机枪、三挺轻机枪，紧接着是数百支步枪喷出火舌。敌人纷纷落马，受惊的战马横冲直撞，敌人惊慌失措。随后，八路军向敌人指挥部发动猛烈攻击，约半小时连克4个山头。仓皇中，吉川资拔刀迎战。这时八路军的火力更加猛烈，营长刘佐从望远镜中看到，日军指挥官吉川资头部中弹，一头栽倒在地，当场毙命。八路军指战员冲向敌人，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搏斗。此时，附近村里的村民和民兵也纷纷前来参战，日军死伤惨重，四散而逃。

石桥伏击战中，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，携手杀敌，一举粉碎了日寇对我沂蒙根据地的“扫荡”计划，击毙日军200余人，毙伤伪军400余人，缴获战马62匹及许多枪支弹药。此战中，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吉川资及1名大队长、2名中队长和4名小队长。

石桥伏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，成为沂蒙抗战史上的光辉战例。战后，鲁中军区第二团受到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。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